

复制还是重构

——科尔曼代际创伤后的生存困境

曾环, 韦虹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作为典型的创伤叙事小说,《人性的污秽》突破了记忆、意识和传统的边界,形成围绕创伤性事件的平行式+相交式的立体结构。文章试图探析小说主人公科尔曼·希尔克因黑人身份而遭受的深度代际创伤,并延伸至与其父爱、两性爱之间的伤痛,意图挖掘整个黑人群体文化和历史记忆深处代代相传的创伤根源,以期探讨代际创伤后的继承者们所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

关键词:《人性的污秽》; 代际创伤; 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90(2019)06-0070-05

《人性的污秽》是美国犹太裔代表作家菲利普·罗斯于2000年发表的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为“美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设置在克林顿时代,描述的是主人公科尔曼·希尔克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在白人社会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和心理创伤。科尔曼身份的迷失和探寻最终以悲剧收场。在美国历史上,奴隶制是非裔美国人真正遭受文化创伤的根源。他们有共同的历史集体记忆,影响着他们的身份形成和对美国社会自我意识的探寻。奴隶制被废除后,非裔美国人的独特身份观念出现在内战后。对于一个真正经历过奴隶制的人来说,奴隶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它对当代非裔美国人造成的创伤却是通过代际间关系传递的。在小说中,科尔曼的祖父母是逃亡的奴隶,他们直接遭受了奴隶制的折磨;科尔曼的父母作为第二代非裔美国人的代表,受到来自种族隔离制度的创伤;科尔曼作为第三代美国黑人,尽管没有直接经历奴隶制的残酷,但因奴隶制、种族歧视和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社会的种族主义而受到创伤。科尔曼是代际创伤的双重受害者,他既是承受者又是传递者。作家对这部小说的书写有意识地表达了对以科尔曼为代表的非裔黑人悲惨命运的悲悼。

“创伤”一词起源于希腊语,最初意指“皮肤破

裂或身体的保护膜破裂,导致整个机体发生灾难性的整体反应”^[1]。自19世纪末,创伤逐渐被引入心理学、文化、历史学等领域。1996年,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在《无名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中首次赋予创伤以文学意义。之后,许多学者开始使用创伤理论解读文学文本。而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匈牙利心理学家古拉·亚伯拉罕和玛利亚·托洛克提出的秉承于后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代际间幽灵”(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的创伤论却少有学者关注。“代际间幽灵”也称代际创伤,“特指家族世代某一种或多种隐秘的创伤在后辈的生理、心理空间中的重复上演,进行代际间传递,造成创伤的间接承受者自我心理的崩溃与瓦解”^[2]。因此,祖辈在情感或精神上形成的灾难性创伤会秘密影响下一代,它会以无意识的方式转入后代的无意识中,当“代际幽灵”侵入心理的内部空间后会寄居其中,并重复出现,受难者不得不忍受其骚扰并埋藏在心中,久而久之,便会造成后代心理和人格上的缺陷。

本文将基于代际创伤理论,探究小说中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对非裔美国人造成的苦痛和灾难,解读围绕科尔曼而产生的与父母、恋人们之间的创伤原因,揭示黑人个体和种族在种族主义暴行下的心酸

收稿日期:2019-09-15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2019KYCX013)

作者简介:曾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韦虹,教授,研究方向:20世纪英美文学及理论。

血泪史,以及满目创伤的现实社会和人性的污秽。

一、代际创伤:疼痛的父子情

科尔曼在学生时代成绩优异,是全班名列前茅的有色人种之一,同时他也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和业余拳击手。父母引以为傲,视他为珍贵的礼物,对他精心保护着,杜绝外界一切可能的伤害。科尔曼对于外面的世界也充满了美好的幻想。然而,随着他的成长,外界的恶意也不断来袭,父亲在外遭受的种族歧视和创伤轮番上演,现实中痛苦的片段强制性地闯入了他单纯的生活。

科尔曼的父亲希尔克曾在有色人师范及工业学校就读,喜欢古典文学,通读过所有古典名著,知识渊博,并给三个孩子都取了与英国名著中主人公一样的名字。“他会用‘乔叟的、莎士比亚的、狄更斯的语言’,以浑厚的嗓音说出始终完美、清晰、满怀激情的英语对白”^{[3]82},他坚韧、自尊心强,他希望黑人孩子也能比白人优秀,所以十分注重孩子的教育。他教授孩子英语,对孩子的用词极为严格,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艺术情操,即便经济拮据也带他们去艺术博物馆、天文台和音乐剧院。因为他早已下定决心把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送进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与黑人知识阶层儒雅之士的后代一起求学。他的家庭通过他的努力获得了“模范黑人家庭”的称号,显然他是一位成功的父亲。

然而,希尔克的生活却并不如意,与这些看似美好的希冀并行的却是苦痛的灾难。希尔克自主经营的眼镜店在大萧条时期倒闭了,倒闭、破产,厄运接踵而至。自此,由于黑人的身份,他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迫于无奈只能去铁路公司当餐车服务员。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时,希尔克不得不忍受着餐车里来自乘客的侮辱和歧视。科尔曼知道,父亲遇到这些事情后都会抑制自己的愤怒,如果他想保住这份工作,他只能温和地回复“是”。父亲也从来不会告诉他这些,但是科尔曼经常目睹父亲的不顺心,再加上曾经一次买热狗被叫“黑鬼”的经历让他怒不可遏,他渐渐意识到父亲所承受的种种不公和偏见。“‘黑鬼’——父亲会如何接受这个侮辱?每一天都在餐车上以某种形式接受诸如此类的侮辱!”^{[3]94}科尔曼以前从未意识到父亲有多么坚韧,他看清了父亲必须承受的一切,也明白了父亲的无助。“以前认为希尔克先生处处盛气凌人,定是个刀枪不入的铁人,但因为有人当面叫科尔曼黑鬼时,才使得他最终认识到父亲原来是为他抵挡巨大美国

威胁的屏障。”^{[3]94} 希尔克在社会底层挣扎,创伤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他知道,如果想在白人主导的社会生存,他必须咬牙坚持。久而久之,希尔克对黑人文化,甚至对黑人社区都失去了信心,最后导致他看待黑人孩子也用了“粗俗、吵闹、不文明”的字眼,并且开始用“白人”的方式教育子女。父亲希望用改变黑人教育孩子的方式终结黑人的屈辱,终结被歧视的命运。然而,曾经的屈辱经历带给希尔克的创伤却早已根深蒂固,而这些反过来又影响了他的儿子科尔曼。安妮·怀特黑德在她的创伤小说中曾写道:“创伤可以跨代传递,一个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可以延续下去,因此它的影响会在一代或几代后在另一个体中重演。”^[4] 科尔曼不幸成为这一个个体。父亲一生都在保护他们,避免孩子们遭受一切外界的歧视,然而生活中他这种无意识的保护早就将种族创伤传递给了孩子们。作为父亲创伤的目击者和间接受者,科尔曼看到了父亲被迫接受的一切,也看到了父亲所有防御能力的瓦解,他感受到父亲的痛苦,这种痛苦也扎根于他的心中。这种代际创伤使他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父亲要这样生活,为什么黑人应该这样活着,这难道就是他未来的生活吗?

事实上,对科尔曼来说,给他造成更深层次创伤的是父亲的离世。父亲严厉、少言寡语,但却用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教导孩子们,用最深沉、默默无闻的爱保护着所有的孩子。在《哀悼与忧郁症》中,弗洛伊德指出:“一个挚爱的人的死亡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如痛苦的沮丧、对外部世界兴趣的停止、自我感觉的降低等……甚至会在自我批评和自我之间产生一种分裂。”^[5] 科尔曼在参加父亲葬礼时哭了,他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巨大的东西被夺走了。他无法保持冷静和清醒,他似乎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再回到父亲身边的可怜孩子。“年少的他总向朋友抱怨父亲……但失去父亲的约束和界定却使他好像不论朝哪个方向看,所有的钟、所有的表都统统停止了转动,以致无法确定当下的时间。”^{[3]96} 他想念那个骄傲严厉、默默受苦、知识渊博、只用言语的威力就在潜移默化中使他向往的伟大的父亲。从此以后,再也无人为他筹划未来,教他做人做事,前面的路必须自己走,最大的保护屏障倒塌了,他迷路了。科尔曼此刻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多大的保护和关爱,他童年所有的卓越和年轻时所有的光环都来自父亲。因此,当父亲的保护突然撤离时,当种族歧视出现时,

当外界的偏见、侮辱扑面而来时,他无所适从,更没有勇气去应对。亚伯拉罕和托洛克曾指出,在代际创伤中,“死者并未返世,但他们生活中的未竟之事却以无意识的形态传递给后代”^[6]。父亲离开了,但带给科尔曼的隐形创伤却并没有随着父亲的去世而终止,这种代际传递造成的创伤比单一形象的创伤更加沉重有力,它会伴随着科尔曼进入成年,甚至一生。正如《上帝拯救孩子》中的主人公布莱德,因黑肤色从出生就被母亲嫌弃,这一童年创伤给她造成的阴影一直蔓延到她成年后。父亲的离世是个悲剧,而承载着父亲幽灵般创伤的科尔曼延续了下一个悲剧。细读小说可以发现,罗斯并没有安排希尔克以黑白碰撞的形式来传递种族创伤,但创伤却以更加微妙细密的方式侵入了科尔曼的生活,而且以更加不易发觉的方式在代际间传递着。

二、代际创伤:赤裸的功利恋

父亲的去世成了科尔曼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他不想再被“黑鬼”二字束缚,不愿向黑人卑贱的命运妥协,更不愿重复父亲屈辱的生活,他要彻底摆脱无法排解的愤恨、歧视、偏见、卑微、苦痛和羞辱,去追求自己自由的人生。于是,在填写征兵入伍的表格中,他打着浅肤色这张牌谎报了自己的种族,从此开始了自己由黑人转变为犹太人的假面人生,而正是这个改变也开启了他生命中第一段赤裸的功利婚姻。

事实上,在遇见妻子爱丽丝之前,科尔曼有一个白人女朋友斯蒂娜,没有斯蒂娜的出现也就不会有与爱丽丝的这段婚姻。在与斯蒂娜的交往中,由于科尔曼的浅肤色,一开始斯蒂娜认为男朋友是白人,而科尔曼因为过往经历,没有选择在第一时间告诉她。直至他认为时机成熟时,带斯蒂娜见了他的家人。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在回纽约的车上,斯蒂娜突然放声大哭“我做不到!”^{[3]107},死命抓着手袋捂住胸口,独自一人飞奔下火车,从此杳无音信,再也没有打过电话或约他相见。这段痛苦的经历让科尔曼受到重创,于是他更下定决心伪装自己的身份和面貌,以犹太人的身份活下去。所以在遇到爱丽丝的时候,他便声称自己是犹太人,打算跟她结婚。因为这个女人相信他,更重要的是她肤色比自己黑,头发卷曲,看起来更像个黑人。从她身上,他可以得到解释,她的外貌可以为以后的孩子提供基因,她的肤色可以为他的身份做挡箭牌。即使生下的小孩是黑人,外人也不会把原因归咎于他,如此一来他有色人

种的身份就不会被揭穿。这正是科尔曼追求的,拥有自由平等的人生是关键,即便牺牲自己的婚姻。虽然这场婚姻看似是白人与白人的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创伤的终结,选择与爱丽丝结婚本身就是对白人社会的迎合,科尔曼为了前途几乎丧失了良知,他篡改种族、欺骗妻子,甚至最后连母亲都不认了。

认识爱丽丝的那一刻,科尔曼就一直用谎言欺骗着她,他担心出现和斯蒂娜一样的情况,他已经不能承受再一次同样的创伤了。他谎称自己是犹太人,父母双亡,是家中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他不敢去赌爱丽丝在知道真相后还会不会和他结婚,接二连三的创伤体验已让他遍体鳞伤,他不相信任何人,因此更不会冒险说出种族的秘密。所以为了圆这一个谎,他必须撒更多的谎。当双胞胎出生时,雪白的肤色让他兴奋之余动摇过念头,打算告知爱丽丝真相,然而自我怀疑和过度谨慎的心理还是让他选择了放弃。即使在孩子出生后,被问到家族历史时,他也是重复着相同的谎言。多年之后,当他被“幽灵事件”诽谤时,爱丽丝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这边帮他辩护,但不幸去世。爱丽丝为了他付出了生命,可临死也没能知道丈夫的秘密。谎言中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科尔曼想通过爱丽丝这个跳板为自己未来的人生铺路。他看中的是爱丽丝可以替他掩盖的肤色和能助他一臂之力的身份。追求利益、动机明确成了他结婚首要考虑的因素,情感却被归置在第二位。他们的婚姻是可悲的,没有信任、没有爱情、没有甜蜜,充斥着只有猜忌、功利。科尔曼更是可怜可悲的,唯一的一次婚姻却是用无数的谎言堆砌而成的,致使他一生都活在恐惧中。正如科尔克和哈特所言,“当遭遇创伤时,个人的恐惧有时会超越语言的范围,变成一种无言的恐惧”^[7]。科尔曼的恐惧已经变成了无语静默的噩梦,这种无法叙述的创伤并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而会因无法释放而在行为或思想中重演或闪回。最后妻子还是与他分居了,孩子也开始怀疑他、排挤他,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身体上的折磨几乎把过度紧张、易受惊吓的科尔曼的内心掏出来撕得粉碎。

两段感情都揭示了科尔曼情感世界的创伤,同时也揭示了有色人种在情感世界的无奈和卑微。他们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无法光明正大,只有偷偷摸摸。黑人与黑人的结合会被无视,黑人和白人的结合会被唾弃,他们能力有限,无法反抗白人主导的社会,只能靠谎言、死亡、逃避等悲观的方法来

对抗,实质上这是罗斯在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来赋予有色人种对生命权利的争取、对黑人自由的选择和对人性尊严的维护。

三、创伤后的伦理困境

作为第三代非裔美国人,科尔曼虽未亲身经历过奴隶制,然父爱之痛、情感之痛的代际传递在他的心理创伤中已深深地划开了一道口子。他是黑人族群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传承者,祖辈、父辈的集体创伤记忆早已定义了科尔曼非裔黑人的种族身份。正如莫里森的小说《爵士乐》的主人公黑人维奥莱特,他之所以心怀怨恨大闹多卡斯的葬礼,正与其儿时创伤记忆中金发男孩的故事有关。所以无论主人公是否处于奴隶制的残酷时代,创伤记忆对于黑人身份的构建都起着决定性的意义。一旦种族创伤和非裔美国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保留先辈的创伤记忆、塑造种族文化似乎成了后代构建家族历史的责任和义务,而此时“记忆则变成了一种见证的伦理承诺”^[8]。科尔曼的文化创伤记忆并不是一种可以随意遗忘的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与道德伦理相关。记住创伤才能不忘历史,但囿于仇恨又会阻碍发展。因此,科尔曼面临的是整个黑人族群后代都会面临的伦理选择困境:复制还是重构?记忆还是遗忘?就像《所罗门之歌》中的奶娃、《天堂》中的米纳斯神、《柏油娃》中的吉丁,在面对先辈的创伤记忆时都面临着记忆还是忘却、复制还是重构的伦理困境。

事实上,罗斯塑造的科尔曼是个悖论的存在,他一直挣扎在记忆与重构的漩涡里。他是受种族歧视迫害的消极逃避者。“因为是黑人,被撵出诺福克妓院;因为是白人,被撵出雅典娜学院”^{[3]266}，“黑鬼”称呼的侮辱,父亲的离世,斯蒂娜的不辞而别,让他选择遗忘,选择重构,选择以犹太人的身份重新生活。他与母亲断绝关系,与亲人割断往来,甚至连母亲的葬礼都没有参加,母亲至死都无法理解他的行为。“他抛弃所有的一切,整个的枝繁叶茂的族群。”^{[3]312}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犹太人科尔曼,一个适合他的人,以被另一种东西所取代的方式求得他的归宿,他把名字从“西尔基”改成了“科尔曼”。莫里森曾说过:“如果你来自非洲,你的名字就消逝了。但消逝的不仅仅是你的名字,还有你的家庭,你的部落。”^[9]名字是家族文化的传承,是自我身份的标志,是与祖先联结的纽带,然而,随着科尔曼的落笔,他结束了与黑人族群的一切联系,选择了背叛过去,重构了白人身份“科尔曼”。或许选择遗忘才能让他远离祖辈的创伤记忆,他不想再被代

际创伤干扰,不想再恨其所恨,然而,这对于他来说未必是克服创伤的积极体验。事实上,作为创伤的幸存者,科尔曼一直被动地背负着传承家族历史的义务,即使他用白人身份过着另外一种新的人生,但其内心对于先辈的忠诚,对于自我幸存的负罪一直让他饱受精神上的煎熬。当双胞胎出生时,他曾激动得差点告诉爱丽丝他惊世骇俗的秘密;当得知母亲去世时,他想见母亲的冲动让他痛苦无比,孩子还没叫过祖母,而自己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本以为能安稳地度过白人的一生,却又因幽灵事件将他从尘封的创伤记忆中拉扯出来。正如母亲所言:“你肤色白如雪,却有着黑人奴隶般的思维。”^{[3]221}祖辈的创伤记忆力量太过强大,它们嫁接到后代身上再蔓延至整个家族,并造成仇恨在后辈中的延宕,引发精神上的桎梏。科尔曼虽已拥有全新的身份,但代际传递给他的创伤记忆并不能轻易根除,“对于黑人而言,记忆不会只存放在身体的故纸堆里,他们不只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待记忆与传统,而是早已将其融入血液里,视为生命的一部分”^[10]。

罗斯笔下的科尔曼饱受屈辱与煎熬,但最终他并没有选择为消除种族歧视、为种族平等、为民权、为黑人自由而战斗,以瓦特的观点,“他除了为自己之外,从来没有为任何其他的事情进行过战斗”^{[4]295}。他选择了遗忘、伪装、逃避,去接近白人文化,让自己努力跻身白人社会中。“关于科尔曼,那是个费尽心机的说谎者,那个不孝之子,那个出卖种族的叛徒。”^{[4]313}科尔曼前半生与歧视为伍,后半生同恐惧作伴。虽然犹太人的身份让他仕途顺利了不少,但是科尔曼却一直在白人社会如履薄冰,他一生都活在胆战心惊中,一生都在为这个伪造的身份圆谎。代际间创伤幽灵一直萦绕身旁,他渴望逃脱却无力挣扎,他不是黑人奴隶,但却有着奴隶般痛苦的一生。他承受的太多,肩负着记忆与传承的责任,祖辈的创伤告诉他不能无视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11]。然而,种族歧视的折磨却让他不堪重负,代际传递又给了他二次创伤,深陷生存困境的科尔曼最终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摒弃了黑人身份,跻身白人社会去拥抱“美国式”的未来。

四、结语

罗斯讲述了非裔美国人科尔曼的故事,有意识地书写了当时美国社会丑陋的现实和人性的污秽。尽管1862年美国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但仍然没有改变非裔美国人在社会上的地位。1896年,美

国最高法院决定将“分离但平等”合法化,自此种族隔离状况有了改善,但白人占据统治地位的境况却很难得到改变。

罗斯在小说中没有采取反抗种族隔离、反抗美国社会的方式来构建科尔曼这个人物,而是赋予了科尔曼一种迎合白人的方法来揭示美国社会中的丑恶现实。作为种族暴力的受害者,科尔曼的死亡揭开了每一个黑人心灵至痛的伤口,他不仅代表了科尔曼一家心中的创伤疤痕,更代表了整个黑人族群集体历史和文化记忆深处代代相传的创伤疤痕。小说描述了科尔曼矛盾的一生,无力反抗社会现实便只能顺从畸形的社会,最后的葬礼科尔曼也是以犹太人的身份入土。他们埋葬下去的不是犹太人,不是白人,而是千千万万忍气吞声、选择沉默的黑人中卑微的一个。科尔曼至死都没有走出创伤,虽然早已重构了犹太人的身份,但黑人的出身仍然使他身陷伦理困境。或许他的故事能推动幸存的黑人为争取平等而战斗,又或许他们只能把伤痛和记忆埋葬在心灵深处,试图慢慢擦除祖辈留下的创伤记忆。科尔曼讽刺的人生正是美国黑人历史的缩影,朱迪丝·刘易斯·赫曼认为,“理解心理创伤始于重新发现历史”^[12]。罗斯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创伤事件对非裔美国人造成的苦痛历史记忆,无论是黑人个体,还是黑人族群、黑人共同体,都必须正视历史,理解历史,将历史铺展开来,通过开放式的方式将苦痛理性转化从而愈合创伤。罗斯通过细腻的笔触向人们展现了黑人遭受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辛酸血泪史,同时刻画了新一代黑人后辈在代际传递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并探讨了如何以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式使他们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彰显了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Leys R. *Trauma: a genealog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2] 黄丽娟,陶家俊.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的黑人代际间创伤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2): 100-105.
- [3] 菲利普·罗斯. 人性的污秽[M]. 刘珠还,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 [4] Whitehead A. *Trauma fi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 [5] Sigmund F.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M]. New York: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001.
- [6] Nicolas A, Torok M. *The shell and the kernel: renewals of psychoanalysi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7] 王欣. 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 [8] 曾艳钰. 记忆不能承受之重:《考瑞基多拉》及《乐园》中的母亲、记忆与历史[J]. 当代外国文学, 2008(4): 106-113.
- [9] 托马斯·勒克莱尔. “语言不能流汗”:托妮·莫里森访谈录[J]. 少况,译. 外国文学, 1994(1): 23-28.
- [10] 曾竹青. 《所罗门之歌》中的记忆场所[J]. 当代外国文学, 2015(1): 91-98.
- [11] 许子东.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 [M]. 北京:三联书店, 2000.
- [12] Lewis H J. *Trauma and recove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 [13] 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责任编辑 亦筱]